



《道德经》第十一章

本期撰稿人: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李晓英 周口师范学院老子暨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道德经》第十一章。

在生活中,我们常说“利用”某某东西,借助它的作用和力量达到某某效果或者目的,那“利用”一词从何而来?读过《道德经》第十一章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常说的“利用”一词是出自老子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这句话,而“利”和“用”它们是一种相对应的活动空间和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

原文:三十辐共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

本章通过讲述器物的实体部分和虚空部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二者只有相互结合才能发挥器物本身的作用,告诉我们一种相对论的辩证法,这也是《道德经》为何被世人称为中国哲学开山之作的缘由。在本章中,辐,是指车轮辐条。轂,指车轮中心有洞可以插车轮辐条的部分。当,是使用的意思。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个轮毂当中,有了车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埴埴,是指和泥制作陶器的意思,揉和陶土做成器具,有了器皿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凿户牖,是用木头凿制成门窗,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空的地方,才有房屋的作用,房子才可以用来居住,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它的作用。

在我们的认知中,仿佛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有的东西,我们才承认其存在认为其有用,而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

着的虚空的东西,往往认为其不存在没有用途,一般人只注意到实有的作用,而忽略了空虚的作用。在本章中,老子不仅明确承认“虚空”也是一种存在,更是通过列举一个个例子来证明“虚空”的用处:车的作用在于行驶载运,器皿的作用在于盛放物品,房屋的作用在于居住,这是车辆、器皿、房屋给人的便利,所以说“有之以以为利”。然而,如果车辆没有轂中空的地方可以转轴,就无法行驶;器皿如果没有中间空虚的地方可以容纳,就无法盛放物品;房屋如果没有四壁门窗中空的地方可以采光和出人,就无法居住。这就是中空虚空的地方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无之以以为用”。老子在这里举了车轮、器皿、屋室这三个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例子,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讲空间构成和建筑美学吗?老子习惯借物说理,他再次利用物体当中的实有和虚空的特性,论证“有”和“无”之间的辩证统一又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事物之所以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不仅仅是靠它们“实有”的部分,更是凭借它们“虚空”的部分。所以老子在这里不仅说明“有”“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更进一步说明无形的东西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只是不容易被

一般人所察觉。

老子的这段“因空无才有有用”的论述,突破世俗之见,非常深刻。我们肉眼看到这个有形的世界仅仅是浩瀚宇宙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空气,看不到摸不到,可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它;电波,看不到摸不到,可我们通信联络离不开它;我们的思想、感情、品德、理想是无形的,是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但谁能说这些是不存在的呢?它们不仅存在,更决定着我们的方向和行动。与人相处,以诚善为上,欣赏别人是气量,赞美别人是肚量,二者都需要格局,但“格局”在哪里?“格局”是空,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但是,每个人的言行却彰显着“格局”。

关于“有”和“无”,除了在本章出现以外,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后面的第四十章中老子都提及过这两个字,虽然字体相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和范畴。第一章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和第四十章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中“有”和“无”是就超现象界、本体界而言的,是用来指称“道”,因为“道”是无形无色而不可见的,所以用“无”来形容它的特性,形而上意义的“道”向下落实产生天地万物时的一个

活动过程则称为“有”。而第二章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和本章的“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中的“有”和“无”是就现象界而言的,“有”指的是具体实物,“无”指的是空间。其实,老子所说的“无”,用现代哲学概念来说,并不是指存在与否,而是指“存在状态”,也就是说,不是不存在,而是指一种虚无的存在。“有”和“无”的探讨旨在讨论现象世界事物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关联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事物有显的一面,也有隐的一面,有其表层结构,也有其深层结构,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显相,而没有看到事物的隐相。在这里老子特别把“无”的作用彰显出来,目的不仅在于引导人的注意力不再拘泥于现实中所见的具体形象,只注意实用的作用而忽略空虚的作用,更在于说明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因而观察事物不能流于片面,思考问题不可出于单边。所以说,老子的有无相生理论是一种非常玄妙高深的智慧,我们人与人之间能有多大差别?差别就在于我们彼此不同的精神世界,可精神世界是大象无形的,同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只看到“有”的方面、“有”的实力,重功利而忽视大象无形的

精神世界的伟大与作用,那这个社会终会进入一个病态的状态,对这个民族来讲更是一种损害。所以老子利用虚空的东西、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来证明,来告诉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实相依有无相生的世界里。

从道家哲学的传统来看,老子对无之用的强调可以说是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理论基础。庄子论述过一个大的命题叫“无用之用”,当一般人都追求着有用的时候,他却在倡导着无用。倡导无用是基于有用之害,他在《人间世》中批评眼光狭隘的人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山上的树木因其自身的用处而招致砍伐,油脂因为可燃而被烧掉,所以对于自然事物而言,有用可能导致人对它们的砍伐或者伤害。所以“无用之用”就是千万不要只看见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无用呢,它反而有更大的用处。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自然不造无用之物,万物皆有其性,皆有所用,也各有所限,所以人称“无用”者,大多是眼下无用,或者是人们不能发现它的用途,不知其用而不会用,并非真的一无是处。对于庄子来说,无为主要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孔子的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相比,庄子选择了退却,选择了“无用”这种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生活态度,他要隐藏自己的才能,以全生避祸,这或许是庄子与世界之间一种紧张关系的反映,是一种抗议同时也是—种妥协,他以无用的态度远离世俗世界,追求心灵世界的逍遥。

“有”和“无”不仅充满了哲学和思辨色彩,更能体现出一种意境之美。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们仿佛看到天地之间一个孤寂的身影,伫立在黄鹤楼上,远远凝视着长江尽头那渐行渐远以致于消失在茫茫水天相接之处的一片孤帆,这寄寓了诗人多少惜别之情,这是中国诗词的留白。所以有形的东西可以观察到事物的界限和区别,而无形的东西可以让人感受到高层次的美妙境界,“无”是最高境界的“有”,最具神韵的“有”。“有”和“无”的结合,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有”之利和“无”之用,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元立体的世界。

天道贵无,人道贵有。生活中,我们定义幸福的标准往往偏向于有的范畴,有车有房,有权有势,但细细去想,人生最重要的应该是无,无病无灾,无忧无虑,有用的东西能够让我们谋生,无用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快乐。老子所说“空”和“无”,更多的是指省减、收敛和摒弃,这也是他反复讲述“不争”“不占”“不盈”主张的理论基础,老子对无的阐释教给了我们考虑问题应该多做减法;无奸诈之心,才有正直善良;无私心杂念,才有澄明清晰;无患得患失,才有宠辱不惊;无卑躬屈膝,才有堂堂正正;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有格调 and 尊严。^{③9}

《道德经》第十二章

本期撰稿人:陈大明 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秘书长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李晓英 周口师范学院老子暨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道德经》第十二章。八十一章《道德经》被班固评价为“君人南面之术”,就是说主要是写给一国君主看的。其中,既有“无为而治”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大政方略,也有对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从修养身心、节制欲望角度的谆谆告诫,第十二章就是这种告诫。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在这里告诫人们:五种颜色让人眼花缭乱;五种音调让人听觉失灵;五种滋味让人口不辨味;纵情奔马,田野打猎,让人内心狂乱;奇珍异宝,让人行为不軌。因此有道的人只求饱腹而不求目眩,应抛弃物欲的诱惑,重视内在的满足。

这一章首句的五色令人目盲;五色,青、赤、白、黑、黄,泛指多种颜色。目盲,比喻眼花缭乱。意思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

五音令人耳聋:五音,宫、商、角、徵、羽,泛指多种音乐。耳聋,比喻难辨声音。意思是动听的音乐使人耳朵变聋。

五味令人口爽:五味,辛、酸、苦、咸、甘,泛指多种味道和精美的食品。爽,损伤。口爽,比喻不知滋味。意思是丰盛的食品使人胃口败坏。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驰骋,骑马奔驰。《吕氏春秋·仲春纪·情欲》说:“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畋猎,打

猎。狂,放荡、恣意、凶猛、急躁。意思是纵情狩猎使人身心疯狂,迷失自我,丧失本性。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妨:伤害。指行为败坏,去善为恶。意思是稀有珍贵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軌。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是以:因此。为(wei,四声)腹:为了填饱肚子。不为目:不为了眼睛的赏心悦目,代称色、音、味、田猎、财货等诸多欲望和诱惑。

去彼取此:舍弃奢侈的生活,选择简单的生活。意思是圣人只为温饱生存,不求纵情声色。

本章说明了物欲横流的危害。老子敏锐地看到社会在发展的同时,声色犬马、金玉珠宝也对人产生了极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理诱惑。在老子看来,由于无道的统治者对声色、财富、荣誉、权势的欲望无限膨胀,导致生活越来越奢侈糜烂,心灵越来越放纵弛荡,终至沉湎于各种物欲中不能自拔。欲望和野心一旦漫无节制,尘世间的一切美味、美声、美色可能都难合其胃口,社会中的一切财富、虚荣、权势可能都难使其满足。得到了马上

就厌倦,享受后立刻就空虚,又将寻求更新更大的刺激。所以,老子主张减少欲望,返朴归真,抱真守一,顺道而行。远离纵情声色犬马的浮华奢侈生活,保持简单知足和自我真我的生活品质。

人生来是有欲望的,而且欲望最不容易满足。有的人想拥有一切,认为人生短暂,要拼命享受,穷奢极欲。老子告诫人们,纵欲过度,饮食无节,就会伤生。人生苦恼的根源就在于多欲,欲望不止,变本加厉。物质财富无尽,名利之心不止,你纷纷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耽于物欲和名利,时时处于浮躁偏执状态中,没法过安宁的日子。其实,不如乐天知命,知足常乐,知止则止,过简单朴素而充实自在的生活。因为,越是简单的,越是深刻的;越是朴素的,越是淳美的。那些圣人伟人们,追求的正是这种博爱众生、惠济苍生的人生,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是简单而朴实的。

正是深刻认识到没有节制和约束的生活是人类的灾难,孔子一生追求仁德,生活俭朴,饮食简单,饱腹而已。孔子曾经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食物仅求温饱,居住只求安居,积极做事,谨慎说话。孔子并不注重物质享受,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清心寡欲,吃得简单,不求五味俱全。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吃粗粮,喝清水,弯着手臂当作枕头,快乐就在其中啊。那些不合道义而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如同浮云一样。孔子以仁德追求为己任,毕生向往精神生活的富足。对于那些以清贫为耻的人,认为他们太过贪欲,采取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孔子不屑与这些人交往。而对于家境贫寒、箪食瓢饮、居住陋巷、好学不倦的弟子颜回,孔子则大加称赞道:“贤哉回也!”认为这是真正的安贫乐道,是一个人最高尚的品质。

这类事例在历史上举不胜数。曾有人对美国两个家族百年以来的繁衍做了一项比较研究。一个是爱德华兹家族,一个有信仰、有道德约束的家族,这个家族把向善、慈爱、节欲和敬畏作为家风代代传承;另一个是马克·尤克斯

家族,一个没有节制和约束的家族,这个家族把利益至上、金钱至上、欲望至上作为家风代代传承。两个家族二百年后的统计结果是:爱德华兹家族总人口1394人,其中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1位副总统。而马克·尤克斯家族人口总数903人,其中310名流氓,130名坐牢13年以上,7名杀人犯,100名酒徒,60名小偷,190名妓女,20名商人,其中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这两个家族的巨大反差,让人感受到节欲和约束的巨大作用和失道失德的可怕后果。

对于常人来说,节制欲望是很重要的;对于君主来说,节制欲望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如果只顾自身欲望的满足,就会与百姓产生矛盾,为自己树立仇敌,而且因为欲望过盛,在内在精神上也会产生危机。欺诈邪恶之心突增,意志产生动摇,最终的结果则是身死国亡。所以,《礼记·曲礼上》告诫人们:“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傲

气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气不可骄盈,享乐不可过分。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指出:“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意思就是一个人有欲望而不知节制,连正当的欲望也会失去;有所得而不知道满足,连原来拥有的也会失去。程颐认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二程文集·动箴》)意思是顺理而做,就会从容宽裕,依从私欲,则会使自己面临危险。程颐同样强调贪欲的可怕。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二章的绝好注脚。

本章列举出物欲横流的危害,指出“为腹不为目”的关键是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放下”。尤其是对于担负治国理世重任的统治者,更要懂得节俭和节制。人常说:“快乐总在放下后”,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伊丽莎白总结出的快乐长寿之道是,合理膳食占25%,其他占25%,而心理平衡、减少欲望的作用占到50%。有的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渴望拥有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强了。其实,快乐与金钱、权势、名誉、地位都无关,真正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是自己的心境,是放下应该放手的东西、抛弃尘世烦扰后的心灵上的轻松。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所以,老子才强调“圣人为腹不为目”,应当“去彼取此”,这应该是《道德经》第十二章给我们最大的启迪。^{③2}



明道宫